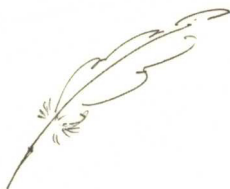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英] 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 著

# 在西方的目光下

Under Western Eyes

李小均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 在西方的目光下

Under Western Eyes

康拉德 Joseph Conrad | 著

李小均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在西方的目光下/(英)康拉德著;李小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 5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7983-7

I. ①在… II. ①康…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501 号

## 在西方的目光下

---

著 者 [英]约瑟夫·康拉德  
译 者 李小均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古今丛编”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积,至80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

## 中译本前言

在编译《梅尔维尔的政治哲学》一书时，有一个细节让我很难忘。梅尔维尔在完成《切雷诺》后，身心一度崩溃。随后，他的创作生涯出现遽然断裂。让人不得不产生联想，他要用小说表达的全部思想观念，是否在《切雷诺》中已然悉备？

英语文学史上，与梅尔维尔最为神似的无疑是康拉德。相似的水手经历，相似的写作题材，足以将他们归类在一起。同样，在康拉德的创作生涯中，也有一次特别严重的身心崩溃。那是发生在写完《在西方的目光下》之后。可以说，《切雷诺》之于梅尔维尔，相当于《在西方的目光下》之于康拉德。

《在西方的目光下》构思于1907年底，完稿于1910年初，成书刊行于1911年。最初，康拉德只是想以小说主人公拉祖莫夫为题写一个短篇。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改弦易辙，将其扩充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长篇。从预计的短篇到成稿的长篇，这中间的经历痛苦而复杂。康拉德几度向友人抱怨，这部关于俄罗斯生活的小说，比预想的困难大得多，尽管他日以继夜地埋首创作，但往往收效甚微，所以他称其写作简直是“残忍的折磨”。最糟糕的是，在1909年底，他的文学经纪人见作品难产，情急之下，下了最后通牒，若不能尽快交稿，将收回订金。受此要挟，康拉德非常愤怒，几度欲将手稿付之一炬。他为自己的拖延行为辩解说：“设身处地想想拉祖莫夫先生的心理！那就像是地狱里的生活。”他哀叹写作中“没有灵感，没有希望，只有无望的劳作”。1910年2月6日，康拉德的妻子杰茜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小说完成了，但代价还未偿付。数月紧张的劳作，结果是身心崩溃。可怜的康拉德病得很重，医生说要休息很长时间

间……手稿还没有校对,他拒绝我染指。手稿就放在他的床边,他还生活在书中的场景里,与那些人物对话。”1910年3月,康拉德告诉友人,“六周以来第一次下床,站了几分钟”。三个月后,他在信中透露,“我已病了四个月,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从创作生涯来看,康拉德的确再也“没有缓过气来”。1894年,康拉德以《阿尔迈耶的愚蠢》初登文坛,成为职业作家。这年他37岁,可谓出道很晚。但他很快就迎来了创作高峰。从1896年到1911年,康拉德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海隅逐客》(1896)、《“水仙号”的黑水手》(1897)、《青春》(1898)、《黑暗的心》(1899)、《吉姆爷》(1900)、《台风》(1902)、《诺斯特罗姆》(1904)、《秘密间谍》(1907)、《秘密分享者》(1910)、《在西方的目光下》(1911)。这些作品奠定了康拉德在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无助于改善他窘迫的生活状况。直到1914年出版《机遇》走红,他的经济压力才大为缓解。在创作生涯后期,他还出版了《金箭》(1919)、《救援》(1920)和《漫游者》(1923)。但就文学成就而言,后期作品远不及前期。纵观康拉德的创作生涯,《在西方的目光下》占有突出地位。它标志着康拉德创作高峰期的结束,是康拉德最后的经典。这部小说在耗尽了他心血的同时,似乎也耗尽了他的写作天赋。

康拉德出生于1857年。他的父母都是波兰爱国志士。康拉德出生时,波兰已不复存在。早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波兰被三度瓜分,已不复为一个独立国家,其领土被普鲁士、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占领。康拉德的父亲积极从事波兰复国运动。1862年,他被俄罗斯当局以颠覆罪逮捕,发配俄罗斯。年幼的康拉德随母亲陪父流亡。流亡期间,康拉德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因结核病于1865年和1869年去世。不久,成为孤儿的康拉德被允许回到波兰,由舅父养大成人。1874年,17岁的康拉德来到法国求学,为他自选的海洋生活做准备。经过4年学习,他加入了英国商船队,尽管当时他并不会英语。在接下来的15年间,康拉德从船上的小伙计做到了船长,足迹遍及东西半球。这段人生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直到1894年,他结束了航海经历,开始用英语进行职业写作。1924年,康拉德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7岁。

康拉德的传奇人生使他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成为最具国际视野的作家。这点由其作品的题材空间就足以表明。《在西方的目光下》中的故事就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瑞士的日内瓦展开。它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为背景,探讨了专制和革命之间的冲突,书写了不同的俄罗斯人卷入冲突之后的命运,分析冲突背后的俄罗斯人心理。约翰·佩特斯指出:“《在西方的目光下》或许是康拉德最不寻常的小说。这是最接近于他痛苦记忆的作品,是他最人性化的作品,是他创作巅峰期的收官之作。在许多方面,《在西方的目光下》包含了康拉德最重要的思想。团结、背叛、政体、社会、个体、人类生活的本质,这些政治哲学的大问题在这部作品中熔为一炉。自该小说发表后,康拉德的写作面目大变。《在西方的目光下》集合了康拉德前期与后期作品想表达的一切,因此,这部作品可视为康拉德奇特而辉煌文学生涯之顶峰。”

迄今为止,康拉德的大部分作品都已译介成中文,其中一些作品如《黑暗的心》和《吉姆爷》有多个译本。袁家骅、赵启光、薛诗绮、黄雨石、蒲隆、裘小龙、王智量、金圣华、熊蕾等译界先贤都留下了精彩的译文。遗憾的是,《在西方的目光下》成书已逾百年,但至今未见中译。承蒙刘小枫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本人不揣学识浅陋,译出是书,既感幸运,又觉惶恐,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同时译出的还有两篇西方学人的批评文字,一篇着眼细节,一篇关乎全局。经典作品,当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批评文字仅供管中窥豹,书中的微言大义不能越俎代庖,只能靠有心读者细细反思。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家人与师友的理解、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感谢。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爱人 Fragrance:在她的目光下,我们孕育的新生命在悄然成长。

译者

2013年于成都浣花溪畔

## 自序

必须承认,随着时过境迁,《在西方的目光下》已然成了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小说。

当然,这完全是针对书中的事件有感而发。但是,本书的主旨与其说是描写俄罗斯的政局,不如说是解剖俄罗斯人的心理。因此,我冒昧希望,它的影响还未丧失殆尽。我产生这一怡人的信念,并且深受鼓舞,是因为我注意到,今日许多谈论俄罗斯事务的文章,参引了接下来书页中的一些言论,从而以某种方式验证了鄙人目光明晰、判断精准。不用说,写作时,我别无所念,只希望凭借想像力,传达出俄罗斯人行为背后的一般真相。我真诚地相信,那些多少为世人所知的俄罗斯事件具有复杂的伦理面相。

关于实际的创作,我不妨透露,在动笔之际,我只构思完第一章中哈丁、拉祖莫夫和米枯宁三个人物。写完第一章后,我才对故事的脉络有了整体把握。人物的悲剧色彩,情节的不可逆转,结构的饱满丰硕,为我创作的本能和题材的戏剧张力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故事情节不需赘言。它更多地是情感的产物,而非思虑的结晶。它不是来自特殊的经验,而是来自普遍的知识。它没有得到沉思的强力证实。我最大的焦虑是能否完全恪守客观的调子。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血缘的角度,由于家国的特殊经历,我都负有绝对公正的义务。而且,我一向认为,惟有真实,任何小说才有理由宣称具有艺术品质,才有望在时代的文化中占一席之地。此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召唤,要如此竭力保持超脱:超脱一切感情、偏见乃至个人记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小说在英国面世之初,才遭到公众冷



遇。直到六年后,我方得到回报:我第一次听说,它在俄罗斯得到普遍认同,有多个版本,且再版多次。

同样,书中的人物,也不是来自特殊的经验,而是来自普遍的知识,来自对俄罗斯时局和俄罗斯人心理的一般了解。面对无法无天的专制压力时,俄罗斯人的伦理和情感反应,用常人的话可归结为,愚昧的专制导致麻木的绝望。但我主要关心的是个体的性格和命运。我将他们置于一个西方人的目光下。这个教语言的老人受到许多批评。我不会在此时才来放马后炮,为他进行辩护。他对我有用,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他的评论,还是他在故事进程中的角色,肯定对读者都有用。要想制造出真实感,在我看来,必须为日内瓦的种种活动安排一个目击者。我也需要为哈丁小姐设置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否则,她会太孤独,太无助,显得很不可信。要是没有那样一个朋友,她向何人袒露她的理想信仰、她的伟大心灵、她的淳朴感情?

主人公拉祖莫夫受到了同情对待。为何不呢?他是个平凡的年轻人,具有健全的工作能力,怀有良好的愿望。他有普通人的良心。如果说他有点不同,那只是他对自己身份较为敏感。他无父无母,自然比别人敏感。他知道,除了俄罗斯人的身份外,他一无所有。他将整个俄罗斯看作他继承的遗产,这没有错。在混乱的大众中沸腾着的罪行和牺牲,散发出的无聊的血腥气味,笼罩着他,压碎了他。我不认为,他的疯狂是走火入魔。在书中,无论是头脑简单的特卡拉,还是执迷不悟的索菲亚·安东诺娃,都没有塑造成魔鬼。彼得·伊万诺维奇和S夫人是适于攻击的对象。他们是一片阴险丛林中的猿猴,正如他们的鬼脸怪相,受到攻击理所当然。至于绰号“尼卡托”的尼基塔,他是恐怖主义荒原上的恶之花。在描写他的时候,最困扰我的,不是他的邪恶,而是他的平庸。多年来,他一直出现在公众眼前,出入于所谓“揭迷”的报章、秘史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小说中。

就我自己而言,最可怕的反思是,这些角色不是特殊环境的产

物,而是普遍环境的产物。他们所处的时空,所属的种族,再普遍不过。一个拒绝了所有合法性、建立在无序伦理基础之上的专制政权,其邪恶与愚昧,只会招致一场同样邪恶与愚昧的乌托邦式革命。这种革命把毁灭当成最便捷的手段,奇怪地相信只有推翻了任何人为的制度,人心才会根本改变。革命者们看不到,他们能够施加的影响,不过是换个名字而已。本书中,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他们都是俄罗斯人。世界再一次直面这句谚语所包含的真理:老虎改变不了条纹,豹子也改变不了斑点。

约瑟夫·康拉德

1920年

像饥饿的人会抓住每一片面包,我会从任何  
人手中夺取自由。

——哈丁小姐

#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	1
自序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67
第三章 .....	133
第四章 .....	199
附录	
伯恩斯坦 康拉德与卢梭 .....	261
梅尼克 《在西方的目光下》与沉默 .....	265

## 第一章

首先,我想说,我不具有那样的天赋,凭借想象力和表现力,妙笔生花地为读者创造出这个人物——基里诺·西多诺维奇·拉祖莫夫。他按照俄罗斯的风俗,自称是伊西多尔的西里尔之子。

即便我曾以任何鲜活的形式拥有过那样的天赋,很久以前,它也在语词的荒原下窒息。众所周知,语词是现实的劲敌。多年来,我一直在教语言。这份职业,对常人本可秉承的想象力、观察力和洞察力,终会是致命威胁。教语言的人,必将迎来这个时刻:世界不过是由许多语词构成的地方;人似乎只是会说话的动物,并不比鸚鵡有趣。

因此,我不能凭借洞察力,观察或猜测拉祖莫夫先生的现实,更不能凭空想象出他的过去。即使要编造出他人生的大致轨迹,也非我力所能及。不过,我想,哪怕不用声明,读者们也能在书中找到文本证据的痕迹。的确,本书取材于一份文献。我所投入的只是我的俄语知识。要完成此处的任务,我的俄语绰绰有余。这份文献是一本笔记或日记,只不过与日记的实际形式不完全相符。比如,大部分内容不是一天天地写成,尽管所有条目都注明了日期,但有些时间跨度数月,篇幅长达几十页。日记开头部分是回忆,用叙事的方式追述了一件大约一年前发生的事。

在此,我必须先插一句。我在日内瓦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日内瓦有一个片区,住着许多俄侨,被称为“小俄罗斯”。当时,我在那里有相当广的人脉。但我承认,我摸不透俄罗斯人的性格。他们态度矛盾,结论武断,经常出现特例。当然,对于一个精通多门语言的学者来说,这些都不应是问题。但他们的行为中肯定有别的东

西,有某种特殊性格,其微妙的差异超出了语言学者的学识。在一个教语言的人看来,他们最令人吃惊的,是对语词的狂热。他们收集语词,拥抱语词,但他们不会将语词藏在心里。相反,他们没日没夜地将语词倾倒出来,激情四溢,洋洋洒洒。有时,他们还用得十分贴切,如同训练有素的鹦鹉,难免让人疑窦暗生:他们是否明白自己说的话?他们狂热的话语中有一份慷慨,与通常的饶舌大相径庭。但他们的话语太不连贯,称不上雄辩……我扯远了,非常抱歉。

拉祖莫夫先生为什么要把日记留在身后?强作解人可能是白费心思。难以想象,他会希望有人看到。在此,许是人性中的神秘冲动在起作用。除了强行打开不朽之门的萨缪尔·佩皮斯,无数的人,无论是罪犯、圣徒、哲人、少女、政客,还是纯粹的白痴,留下自白性的日记,不仅出于虚荣,还出于其他谜一样的动机。语词肯定具有神奇的慰藉力量,因为如此多的人用语词来进行自我交流。作为一个性情平和的人,我接受这种观点:所有人真正追求的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宁静,或是某种宁静的独白。难怪,人们今日纷纷吵着要宁静。在写日记的过程中,基里诺·西多诺维奇·拉祖莫夫想找到怎样的宁静,我无法臆测。

无论如何,他写下了日记。

年轻的拉祖莫夫先生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他皮肤特别黝黑,这在来自俄罗斯中部的人身上不常见。他的五官若再精致一点儿,好长相就无可挑剔。他的脸就像严格按照蜡像的模样(接近古典的君子类型)铸成,但由于凑近了火堆,鲜明的轮廓消失在蜡液里。尽管美中不足,他还是相当英俊。他的风度也很好。在讨论中,他很容易被说理和权威所折服。与比他小的爱国者在一起时,他总是一副神秘聆听者的模样,会心地把话听完,再变换话题。

这类习惯,要么是由于智性不足,要么是由于不太自信,但却为拉祖莫夫先生博得了思想深刻的美名。他周围有许多夸夸其谈之徒,每日总是在热烈的讨论中搞得身心疲惫。在他们中间,一个比

较沉默的人自然具有保留权力。基里诺·西多诺维奇·拉祖莫夫，这个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大三学生，在他的同学们眼中，是有骨气的人、可信赖的人。在很可能因言获罪——招来杀身之祸，有时甚至生不如死——的国度，这意味着他值得交心，值得分享违禁的言论。他性情温和，乐意默默为朋友效劳，哪怕牺牲个人之便也在所不辞，因此深受大家喜欢。

据说，拉祖莫夫先生是某个大祭司所生，受某个著名贵族（也许是同乡）庇护。但他的外表与如此卑微的出身很不相符。这消息并不可靠。事实上，有人暗示，拉祖莫夫先生的母亲才是某个大祭司的漂亮女儿。他的身世由此多了一层色彩，但却让他受到著名贵族庇护一说变得可以理解。无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这些都没有人去查证。没有人知道或在意那个贵族是谁。拉祖莫夫从一个小律师手里支取一份并不丰厚但够生活的补贴。小律师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他的监护人。偶尔，拉祖莫夫会出现在某个教授的非正式宴会上。此外，没有人听说他在圣彼得堡有何社会关系。他按时上课，学校认为他是非常有前途的学生。课后，他关在自己房间里用功。但他不会只为了上进而刻意封闭自我。他很容易接近。他的生活中没有秘密和隐私。

## 1

拉祖莫夫先生日记的开头与一桩典型的俄罗斯现代事件有关：暗杀一个著名的政客。更为典型的是，这桩事件发生在道德沦丧的专制社会。在那里，人性最高贵的愿景，对自由的向往，强烈的爱国激情，对正义的热爱，怜悯感，甚至纯朴心灵的忠诚，都被贱卖，被仇恨和恐惧的欲望勾引。仇恨和恐惧，正是动荡的专制社会不可分割的衍生物。

遇刺身亡的政客是 P 先生，手握重权的内政部部长，多年前担

任过臭名昭著的维稳委员会主席。新闻报纸大肆宣扬过这个心胸狭隘的疯子。他穿着金边制服，皱巴巴的脸上毫无表情，如同僵尸。他戴着一副眼镜，皮包骨头的脖子下挂了一枚十字架。可能有人记得，有一段时间，他的照片每月都会出现在某份欧洲的画报上。他为这个专制社会效忠：不管男女老少，他都不知疲惫地将他们监禁、流放或送上绞刑架。他神秘地接受了专制思想，誓将公共机构中与自由相似的任何苗头斩草除根。他无情地迫害正在崛起的一代，似乎决心毁灭自由的根本希望。

据说，这个万人唾骂的政客根本想不到他激发了多大的仇恨。这有点儿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他很少防范自己的安全。在一份著名的国情咨文序言部分，他宣布，“自由思想从来不存在于造物主的创世中。杂众的协商只会带来革命和动荡；在一个为服从和稳定而创造出来的世界中，革命与动荡就是罪。表达神意的不是理性而是权威。上帝是宇宙的专制者……”或许，下这番断言的 P 部长相信，上天必然会保佑他，因为他在人间无怨无悔地捍卫专制。

无疑，警惕的安全部门救了他不少回。但天命要带走他时，他们再神通广大，也无济于事。他们对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毫不知情，从通常的情报渠道没有得到任何暗示，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没有意识到任何可疑行为或危险人物。

P 部长带着一名卫士和一个车夫，乘坐一架两匹马拉的无盖雪橇赶往火车站。雪下了一夜，天刚破晓，道路还没来得及清扫，马儿走得很吃力。雪仍下得紧。雪橇肯定早被人盯梢做了记号。准备左转时，卫士看到路边有一个缓缓而行的农夫，双手插在羊皮袄的口袋中，缩着头，肩上的积雪到了耳边。眼看车要超过，那个农夫突然转身挥手。立刻，天摇地动，纷飞的雪花中传出爆炸的闷响。两匹马当场毙命，躺在地上，血肉模糊。车夫一声惨叫，滚下雪橇，身受重伤。卫士（后来死里逃生）来不及看清刺客的面容。扔完炸弹后，刺客就离开了现场。但据说，刺客看见许多人从周围的落雪中突然冒出来，纷纷奔向爆炸现场，他认为，混在人流中一道返回会更



安全。

很快,雪橇周围就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毫发未损的 P 部长从厚厚的积雪中走出来,站在不断呻吟的车夫旁边,用虚弱平淡的声音反复对观众说,“大家站开;看在上帝的面上,各位好心人站开。”

就在此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原本静静地站在两栋楼外的车道口,突然走进大街,快步走向围观人群,朝他们头上扔了一颗炸弹,正好砸在俯身察看奄奄一息的车夫的 P 部长肩头,然后落在他的裆下。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眨眼之间,P 部长当场身亡,受伤的车夫立刻丧命,空空的雪橇也炸得粉碎。惊恐的人群尖叫着四散而逃。靠近 P 部长的看客倒在地上,死的死,伤的伤;还有一两人,跑了几步,一头栽倒在路上。

第一声爆炸像施了魔力,召集了一大帮看客;第二声爆炸像魔力失效,街道四周几百米之内刹那间就空空荡荡。穿过飘飞的雪花,远远可见那一堆死尸,倒在两匹死马旁边。没有人敢靠近,直到一队街头巡逻的哥萨克人骑马跑来,下马查验死者。在第二次爆炸中无辜牺牲的人里,有一个穿羊皮袄的农夫,面目全非,无可辨认。他的破衣服口袋里什么都没有。这是惟一身份不明的死者。

那天,拉祖莫夫先生像平时一样起床,上午到学校上课,还到图书馆泡了一段时间。他最初是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听到关于刺杀的模糊传言。他习惯两点钟到那里去吃饭。他听到的只是一些耳语;这就是俄罗斯,尤其对于一个大学生,如果对这类耳语太有兴趣,总是不大安全。拉祖莫夫属于这样一类人,生活在一个思想和政治动荡的时代,总是本能地抓住普通的、现实的日常生活。他意识到所处时代的精神紧张;他甚至用一种莫名的方式来回应。但他主要关心的还是课程、学业和前途。

因为无家可归(大祭司的女儿早已去世了),所以他的观念或情感没有受到任何家庭的影响。他孤伶伶地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个人游进了深海。拉祖莫夫这个名字只是一个孤独个体的标签。别的地方没有亲人。他的双亲隐含在这句声明中:他是一个俄罗斯